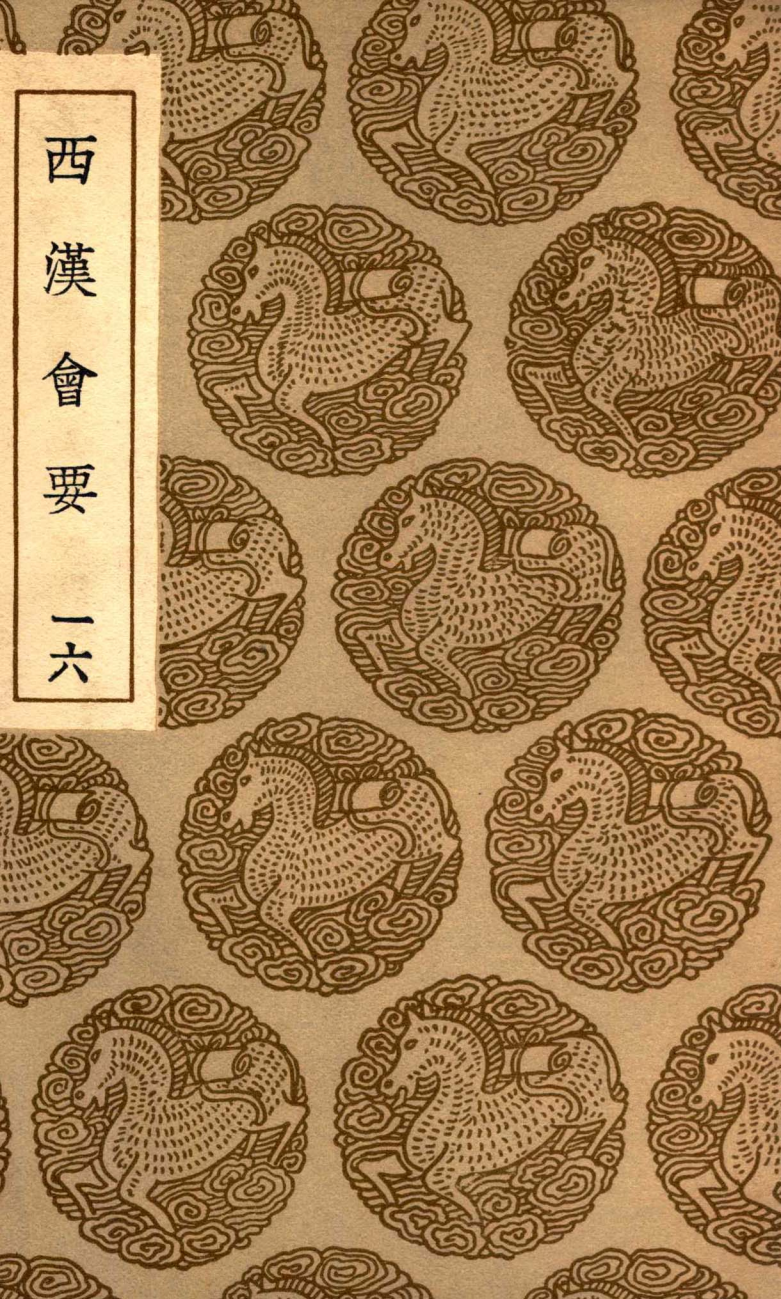


西漢會要 一六



西漢書卷一



西漢會要

(六十)

徐天麟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西漢會要
十六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徐天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西漢會要卷六十七

宋徐天麟撰

方域四

黃河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鄘。鄘居河北。河決而東。則鄘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以下淇園之竹以爲鍵。上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河道北行二渠。復

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邱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

今其曲勢復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大司農名非。調也。非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灌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

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迺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

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實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爲汙澤。使秋水多得。以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淇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蒼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

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潁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鑿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

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召能治河者以百數。但崇空語無施行者。溝洫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八

宋徐天麟撰

蕃夷上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冒頓殺父自立。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羸弱。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乃爲書

使使遣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今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卽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古約。以安邊民。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遣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飭貝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四。錦二十四。赤綈綠繒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關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寧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卽還。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漢甚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伏單于。單于入漢塞，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時雁門尉史知漢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

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虜亡歸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適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漢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秋又入雁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趙信兵不利降匈奴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

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將軍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年春，漢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不能與漢兵戰，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